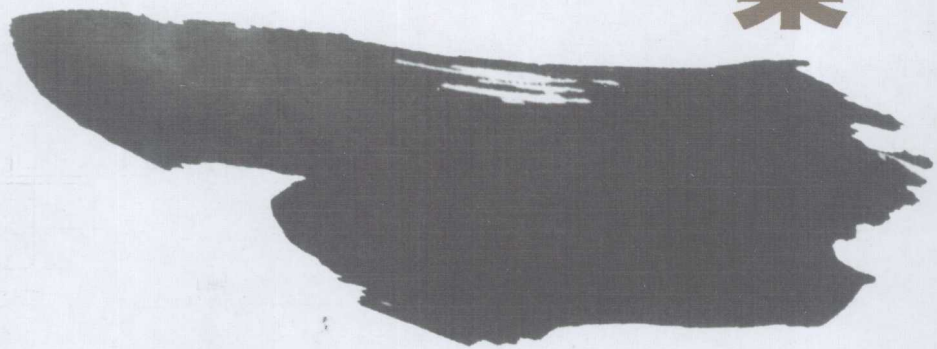


张笑天文集



吉林人民出版社

28

张笑天文集

严峻的历程

雁鸣湖畔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笑天文集. 第 28 卷/张笑天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 8
ISBN 7-206-05094-8

I. 张… II. 张… III. ①张笑天-文集②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17. 2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6070 号

张笑天文集(21-30 卷)

著 者:张笑天

责任编辑:郭美英

封面设计:尹怀远 为 民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发行热线:0431-85378038

印 刷:延边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 页:6

总印张:199.5

总字数:500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5094-8

版 次: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册

总定价:66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金字塔前,2004年9月7日。





博鳌是个小地方，因博鳌论坛而蜚声世界，我们站立的地方，就是开放式会场，早已人去座空，时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党组书记的李国民仿佛沾了仙气，笑得好开心。时在2001年11月26日。



在台北文艺协会总部与台湾著名作家陈若曦，2004年2月15日。



在云南采平县大沐浴村，与花腰傣小女孩们在寨口刚喝完三杯进门酒。时在2006年5月12日。



云南西北有个神秘的地方，叫普者黑，彝语为鱼虾多的地方，又称生长快乐的地方，这是在仙人湖里泛舟，我们拒绝泼水，乃单独一船，依次为邓刚、陈也旭、阿成，时在2006年5月12日。



时逢66寿辰，四兄弟聚会长春，2004年11月。

内容提要

本书故事发生在历史上罕见的非常时期。

一九七六年九月，是哀思如潮的岁月，是令人心碎的岁月。

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与世长辞了，人民悲痛万分。

“四人帮”及其亲信，为了乘机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竟在人民臂戴黑纱，胸佩白花的日子里，大肆破坏铁路运输。他们在重要枢纽江滨堵塞交通，打乱干线，使得机车趴窝，列车停运，车站货物堆积如山，妄图切断国民经济大动脉，造成混乱，嫁祸于人，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英明领袖华主席。

本书描写华主席从首都北京派出以司机长程万鹏为首的长征号，带领五个路局三十台机车驰援江滨，在当地省委和铁路局党委书记方雷的领导下，和江滨铁路工人一起，解决堵塞局面，跟破坏分子作尖锐、复杂的斗争。

“四人帮”亲信某办特派员肖乾、江滨铁路局主任程少杰狗急跳墙，蓄意制造破坏长征号的严重事故，被铁路职工及时发现，彻底暴露了他们反革命的真面目。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横扫祖国天空的乌云，迎来了各条战线朝气蓬勃的局面。

人民胜利了，铁路畅通了。在这严峻的日子里，长征号胜利完成了行车四百万公里的光辉里程，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轨道，风驰电掣般地开始了新的长征。

目 录

楔子	(1)
一 山雨欲来风满楼	(15)
二 八方风雨会中州	(22)
三 倒着写的皇历	(30)
四 壁垒分明	(34)
五 顶风上	(43)
六 重逢在同一起跑点上	(50)
七 “家庭纠纷”	(59)
八 “百米冲刺”	(70)
九 把酒酌滔滔	(81)
十 我们不是救世主	(89)
十一 加大马力	(95)
十二 永恒的北斗	(107)
十三 一万和万一	(117)
十四 “过河的卒子”	(123)
十五 如此“分水岭”	(131)
十六 道路在呼唤	(137)
十七 大干社会主义有理	(147)
十八 心底的秘密	(155)
十九 最后的抉择	(163)
二十 分道扬镳	(171)
二十一 四世同堂	(181)
二十二 在静静的秋夜	(186)

二十三	“司马昭之心”	(195)
二十四	这事发生在一万米高空	(203)
二十五	奇怪的黑影	(210)
二十六	长征号“放羊”	(215)
二十七	恶人先告状	(227)
二十八	国宝家珍	(233)
二十九	横着是一根枕木，倒下是一条钢轨	(238)
三十	信号	(247)
三十一	脱身	(254)
三十二	“夕阳无限好……”	(258)
三十三	“抗震果”	(267)
三十四	十万火急的报告	(272)
三十五	历史的裁判	(278)
三十六	难忘的十月	(284)

楔 子

萧瑟的秋风，鼓荡着不安的大海。静蓝幽深的天穹，隐没了稀落的星光。顷刻间天地浑然一色，分不清哪是高天大地，哪是海洋江河。黎明前骤然降临的浓黑，把人们带到了一九七六年九月初一个难忘的日子。

这是怎样一个风雨如磐的秋夜啊！大海像突然注满了墨汁，黑沉沉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向岸礁扑来，撞碎成一朵朵闪着磷光的雪浪花。黑的海、白的花，霎时布满了广阔阴郁的天宇。凄风扫过潮声呜咽的海面，冷雨无情地抽打着茫茫的大地……

这也许是和昨天、前天并没有什么两样的黎明，因而，无论是顶风冒雨站在塞北油田井架上的采油工，或者是天明即起去耕耘田畴的南国社员，无论是横握五尺钢枪守卫着祖国万里海疆的战士，或者是通宵达旦、埋头书案的辛勤的科学工作者，他们此刻谁也不会意识到，这个凄风苦雨的日子，将会刀刻斧凿般地在亿万人民的心灵深处留下难以平复的创痕。即使是翻遍世界上亿万本词典，罗致祖国五千年文明留下的丰富语汇，也难以描述这个日子给人们心头带来的无限哀痛和重压啊！

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无法形诸笔墨的非常日子里。

一声汽笛长鸣震撼夜空，随着压倒海潮喧腾和风雨呼啸的车轮铿锵声，一列夜行车弯过茫茫的海滩，向座落在渤海之滨的三零小站奔驰而来，声音是那么沉重，整个大地好像都在震颤。

雪亮的车前灯，透过雾沉沉的雨幕，照亮长长的钢轨，扫过小站站台上扶老携幼的人群。人们摇着三角旗冒雨呼喊……这是一个多月前被强烈地震灾害毁坏过的地方。但是，地震可以毁

掉房屋、家产，可以震塌工厂、矿山，它却毁不掉灾区人民坚定自信的精神。

列车已经冲过信号房，站台上蓝莹莹的高压水银灯映出了与众不同的机车：璀璨的头灯上方，呈拱形镶嵌着三个魏碑大字：长征号。毛主席半身铜雕像衬在齿轮、麦穗和彩带图案中央，光华耀眼。

车站上聚集的人群更加欢腾起来。他们都认出了这是强烈地震发生后运载第一批抗灾物资开进唐山的长征号。拿着花束的孩子们，雀跃着把鲜花抛向机车、抛向机车后第一位宿营车。宿营车的窗门都敞开着，一群男女休班机车乘务员探出车窗，不顾大雨淋头，拚命向热烈的人群招手。他们望着人们举着的横幅，不禁热泪盈眶。他们清晰地看见横幅上书写着这样的口号：“向跟随华总理开进震区的长征号致敬”、“地大震、人大干，夺回地震损失向毛主席报喜”……

这是一列特别快车，小站不停，转瞬间驰出扬旗信号，冲过扳道房，把闪烁着几星灯火的小站站房和黑压压的人群抛闪在后边了。可是被震区人民的热情、自信所深深感染、激励着的长征号司机们，却久久探头车外，凝望着越来越模糊的灯光，直至天地间又融成了浑黑的一体。

司机室里，最后一个从车窗外缩回脑袋的当班司机，是个二十六七岁年纪的姑娘。穿一身浆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胳膊肘上打着一块新补钉，蓝色工作帽压住齐耳短发，帽沿下有一双乌黑闪亮的眼睛。她就是程晓越。她那驾驶台前堆满了唐山人民扔上来的鲜花。她的心也和鲜花一样怒放：又要回到北京了，又要回到毛主席身边了，世界上还有比她更幸福的人吗？

程晓越高提手把、大开汽门，驾驶着列车在如麻的雨帘中向前飞驰。她的心却驰向最后一节公务车上，她的爸爸——司机长程万鹏，此时也许正代表长征号十二个乘务员向铁道部的老顾同

志请战吧。是啊，在长征号即将完成安全行车四百万公里的日子
里，长征号司机们首先想的是新的征途！

在程晓越驾车飞驰的当儿，半截黑塔似的司机长程万鹏手拿
检点锤来到公务车门口。他四十七八岁年纪，方脸膛、宽额头，
短平头上一根根钢丝般的头发倔强地直立着，其中已经搀杂了一
半银发。黑乎乎连鬓胡子直和下巴的胡须连在一起。只要你注
意看一眼他眼角那几条刀刻般的皱纹，你就会坚信，这是一个在
铁道线上，在望窗前经受了数十年酷暑的烈日和寒冬的风雪洗
礼过的车把式啊！

程万鹏随着摇晃的列车叉脚站在连结板上，见挂在列车尾部
的公务车黑漆漆的，半圆形落地玻璃大窗拉满墨绿色天鹅绒窗
帷，没有一丝灯光。

司机长感到纳闷，难道顾大举休息了？他又摇摇头自我否定
了。顾大举是他的老上级了，向来是喜欢把夜晚当作白天过
的……

其实，此时坐在公务车里的顾大举虽然没有睡觉，却也没有
像往常那样在灯下批阅文件、阅读书报。

公务车里静悄悄的，四壁的隔音板，使车轮磨擦钢轨的隆隆
声变得十分微弱。

车厢里顶灯、壁灯都关着，显得昏暗。只有宽大的写字台
上，一盏台灯亮着。红光从深蓝色的灯伞下射到桌上，撒出一个
幽蓝的光圈。在这一小片光圈旁边，五十多岁年纪、鬓发已经斑
白的顾大举，一只手插在头发里，另一只手拿着笔，好像要在台
历的空白地方写什么，笔不停地颤抖，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他终于扔下笔，双手捂住了脸孔。

车窗外，闪过黑沉沉的大海和海上时明时灭的航标灯。

过了一会，他又抓起笔来。那笔好像有千斤重，不听使唤，
好不容易才写了一行字，末了，咔嚓一声，笔尖划破了台历纸，

戳上一个蓝色的窟窿。

公务车条毯尽头，门哐一声拉开，响起打雷似的脚步声。来人大概是感到了车厢内令人窒息的空气，停住了脚步。

顾大举头也不回，但无疑是对来人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熟悉得很，所以他十分肯定地、痞哑地说了一句：“坐吧，老程。”

程万鹏很随便地走到茶几前，抓起半杯冷开水，一仰脖咕嘟咕嘟喝下去，困惑地开了腔：“老顾，干嘛火烧眉毛似地叫我们回京？我可跟你说明白，长征号是毛主席、华总理派到唐山来的！”

没有任何反响，甚至对方连身子也没掉过来。

他们是老相识了，说话向来是随便的。尽管顾大举如今是铁道部里主管运输的领导干部，可他们之间并没有因为职务的差异而存在什么隔阂。平时程万鹏歇大班时，总要到顾大举家去聊天。这一对从战争年月就结下友谊的朋友，在一起是又吵又笑，老伴们说他们越活越“回陷”，可这两个人办起正事来，那可是三个枣儿两手攥——一是一、二是二，而且是拍板就算数的。

可是今天，顾大举完全反常了。他没有一句诙谐的话，只是木呆呆地坐着。当他终于转过身、缓缓站起来的时候，程万鹏才注意到了他那阴沉的脸色。

程万鹏不禁愣住了：难道世界上有什么愁事能叫这个刚直的人低头吗？难道世界上有什么打击能使这个乐观的人脸上浮上阴云吗？

然而，顾大举确实是在忍受着难以忍受的煎熬。他低沉的、一字一板地说：“这我知道……我还知道，长征号是拉响二七大罢工第一声汽笛的革命车，是毛主席从西柏坡进京的前卫车，是牵引第一列军列下江南的先锋车，是周总理亲自派遣上包头、下徐州的英雄车，是为毛主席拉过多次专列的光荣车……”

程万鹏更觉得惊疑了，长征号的机车史顾大举用不着在程万鹏面前摆呀！二十七年前这台机车诞生命名的时候，顾大举是铁

路军代表，程万鹏是长征号司机。两个人都熟知的事情，他为什么要从头到尾地说它呢？

程万鹏见顾大举哽噎着说不下去了，双手扶住他的肩膀，问道：“我说老顾，你今个……怎么了？”

顾大举眼里蕴满泪水，把头歪向一边，顺手把桌上的台历推到程万鹏眼前，呐呐地说：“永远记住这个……日子吧！”

程万鹏的目光闪电般地在台历上一扫：九月九号。在左边空白地方，有一行笔锋带着颤抖的字迹：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一霎时，程万鹏只觉得有如五雷轰顶，脑子里嗡一声，眼前一片黑。他定了定神，又用力眨眨眼，再去看时，不错，分明是这十一个刺人眼睛的字！

他呆住了。一瞬间，好像周身的血全都凝固了，脑子里也全都成了真空，不知道想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想了没想，完全麻木了，木雕泥塑般愣住了。

突然，一股奇异的力量支配着他，猛地扑过去，把顾大举从转椅里拉起来，拚力摇晃着：“你……你胡说！我不信，这不可能！”

顾大举一动不动，脸抽搐着，泪水横流。他把一张特急电报送到程万鹏面前。

电报闪入程万鹏的眼帘；

唐山顾大举：

伟大的导师和领袖毛主席今日零时十分在京逝世，
望火速返京……

程万鹏浑身那股奇异的力量好像突然间被撤走了。他手一软，不自主地松开了顾大举，手里的检点锤当啷一声落到写字台

的玻璃板上，玻璃板立即粉碎了。

两个人谁都没有看一眼粉碎的玻璃板。程万鹏双眼直勾勾地、毫无目标地瞪着，瞪着，噗嗤一声，半截黑塔似的栽进沙发里。

顾大举哽噎着说：“万鹏，你……你就痛痛快快哭一场吧……”

程万鹏呆滞的目光转向了桌上毛主席半身瓷像，那里已经围上了黑纱……

只有这时，程万鹏才好像真正意识到：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八亿英雄人民面前，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他猛然间伏在沙发扶手上，痛哭失声。

顾大举充分理解这个钢铁汉子此时的心情，他也没有适当的语言进行劝慰。让他把有生以来倾注在毛主席身上的感情全都倾泄出来吧。

过了一会儿，程万鹏渐渐止住了哭声。泪眼茫然望着车壁上主席慈祥的画像，想起从四九年起十几次见到毛主席的幸福情景，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顿时历历如在眼前。如今，毛主席真的永远离开了我们？真的永远离开了他亲手缔造的国家吗？程万鹏知道，生老病死，这是人类无法与之抗衡的自然规律！但是，目前这个时候，人民多么需要自己伟大的领袖呀。凡是正直的中国人，谁不为看在眼里的许多事情担忧呢？虽然如此，程万鹏心里还是踏实的，因为有靠山在，有万里狂澜中的中流砥柱在。可现在，晴空霹雳，毛主席这样早地逝世了。这是人们毫无思想准备的，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噩耗对人民的打击也就愈加沉重不堪，愈加无法承受。

程万鹏凝视着在车窗外旋闪而去的工厂、田畴和彻夜不息的矿山灯火。那里的建设者们，也许正和往常一样在一锤一镐地为